

写给
青春的
散文

半山才子气

——石 英 / 著——

石英的作品刻画时代、丈量历史
以创新超越的
开放意识和阔大的视角
诠释生命、解读人生

★
经典荟萃
如此精彩
你怎能错过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写
青春
散文

半山才子气

石 英 /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图书在版权编目 (CIP) 数据

半山才子气：写给青春的散文 / 石英著. —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2017.3

(写给青春的散文)

ISBN 978-7-5103-1809-2

I. ①半… II. ①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0565 号

写给青春的散文

半山才子气

BANSHANCAIZIQI

石英 著

出 版：中国商务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编：100710

责任部门：中国商务出版社 商务与文化事业部 (010-64515151)

总 发 行：中国商务出版社 商务与文化事业部 (010-64226011)

责任编辑：崔 笏

网 址：<http://www.cctpress.com>

邮 箱：shangwuyuwenhua@126.com

排 版：文贤阁

印 刷：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158 千字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3-1809-2

定 价：29.80 元

凡所购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总编室联系（电话：010-6421224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盗版侵权举报可发邮件到本社邮箱：cctp@cctpress.com）



石英，山东龙口人。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散文》月刊主编，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编审，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离乱之秋》《风尘客》，中篇小说集《文明地狱》，散文集《秋水波》《回声集》《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石英卷》，传记文学《吉鸿昌》等，共计一千余万字。

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离乱之秋》均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方面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等奖项。

人生無易事
志氣一錢天

丙戌立秋 石英



目
录

半山才子气	001
心中的树林	004
列车——流动的生命	007
未归的候鸟	011
精神的家乡	015
看三国不掉泪	020
盛衰沉浮皆自然	025
冬日见胡杨	034
沙原天地间	037
茶马古道：并不那么浪漫	042
空灵苍凉之美	047

沉思江上钓鱼台	050
中国人的饭桌上	052
环岛公路风景	055
台湾的庙宇	059
寻找“云雀”	062
菜市口，想到一个人	065
另一种骨气与悲壮	071
回归两年迟到者	079
从居庸关到十三陵	085
班超与盘橐城	092
不能忘记的过去	096
母亲的乡音	099
无法弥补的遗憾	102
名寺增色高原古城	107
巨柏，比传说更古老	111
黄河漂流	114
喀什高台民居	119
江上鱼世界	123

城与地的命运	126
国粹京剧	130
国粹书法漫思	136
跨时代的中医药	140
沉落的硝烟（三篇）	144
泉城忆	151
种瓜人	157
童年的“书斋”	162
庐山有这样一个阳台	166
乡情三味	168
雷电讼	173
长安街秋雨	177
故乡二月戏	181
窗外那片树林	185
永不飞走的仙鹤	189
细雨不如雾	193
风雪中穿行在西伯利亚	198
渔人码头遇雨	202

迷失威尼斯	206
罗密欧朱丽叶之城	210
夜宿格塞托	213
萨尔斯堡莫扎特故居	216
谒马克思墓	219
夏威夷“鸟性”	222
做客在江别	225
慕尼黑，夕阳中的镜头	229
泰晤士河畔冷雨	232
行进在荒原的高速路上	235
布达佩斯，多瑙河穿城而过	239
巴尔干诗话	243
感受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246

半山才子气

——谒临川王安石纪念馆

说来也巧，大半日里都天气晴好，午饭后一说去王安石纪念馆，天云就仿佛闻声而至，没有闪电，当然也就没有雷声，只有那不紧不慢的雨丝抽了下来。我深知，这种雨一下起来就轻易不会停的，但也好，去参谒荆公也许有细雨陪衬会更富情味。

临川城不愧为文化风习极浓的所在，一进王安石纪念馆的大门，这浓郁的文化氛围一下子就把我簇拥起来。这氛围有形也无形，有形的是院中的花木，优雅的回廊，古朴的轩窗，甚至连铺路小鹅卵石也呈现出不同凡俗的韵致。那无形的更多更丰富，但只能凭感觉：混合着多种植被的味道是任何人工合成的佳品所不能比拟的。还有这细雨中的静谧，在静谧中又深藏着某种气贯古今的凝重。

这里是清新中的清新，古雅中的古雅。

尽管我对王荆公的生卒年代、仕途沉浮、诗文成就早已相当熟悉，但仍然心甘情愿以至是十分虔诚地聆听讲解员带南方口音

普通话的解说。我敢说，我从未像这次这样没有走神儿，更没有擅离一个听讲者的位置。怪吗？我自觉理所当然。

固然是因为，我造访的这位八百多年前的先哲是列宁所誉的“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作为熙宁新法的首倡者和推进者自然是中国宋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对其的成败臧否，却不是几句话就能作出全面评价的。我所最景仰最推崇的，倒是他官高位显直至参知政事和宰相，仍不断有上乘诗文问世，而且形成了不可误认的鲜明艺术风格。这一点我觉得是更为难得的。他并非在政事余暇偶然附庸风雅，而是苦心孤诣，卓然成家。仅以诗、词、文中少数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而言，完全无愧于位列中古大文学家之林。

故而我认为，此公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文学生涯上，都是一位十分执著并且取法乎上的事业型人物。

然则，如果说他在政治生活上还称不起是一个完全的成功者，反而在“业余”的文学追求中，他倒真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非凡人物。

我现在想：作为我国中古时期政治家的王安石固然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如果他仅是一个“空头政治家”，而在文学上一无建树或者只是个半瓶醋，那么他的知名度尤其是隽永性将大打折扣。而且我还认为：正是因为他在文学上表现出的不循陈俗卓然峭拔的思想和在艺术上的探求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才使人们不那么苛求他在变法中的成败短长，甚至给了不少的宽容，真正体现了不以小疵掩大德的态度。

听完讲解，走出展室，雨势仍未稍减，但爽而不粘，我们心照不宣，任雨水浸淋，依次在荆公石雕像前留影。在照相的时刻，不知怎么，我脑海里掠过荆公诗中的意象：京口、瓜洲、春风、明月，凝眸江南，渴望回归……

但我知道，荆公年少时随父离乡，而株洲，而汴京，而鄞县，而金陵……他诗中所谓的回归，虽未必是故乡，可他也不会忘记养育他的临川山水的。明月朗照诗篇，从古至今，从古瓜洲渡口到今日金陵秦淮。临川新街，时间已过去九百余年，但荆公迄未回归，家乡父老后代切盼情殷，历岁久而愈发。

我站立临川高处，眺望四围，近城无山，但稍远即有青山迤邐，我联想到王安石号半山，又想到临川至今文风习习，莘莘学子不逊先贤，于是便有五言之句顿然成形：“半山才子气，满城读书声。”荆公如有知，足可慰矣，何须思丝化雨，不绝如缕？

心中的树林

小时候看《水浒传》，不止一次看到作者对树林的描写。中国传统小说不似外洋作家那样大段铺陈，不惜笔墨，而是简括精到，绘声绘色，有时还仿佛感叹出声。如“好一片猛恶林子！”每当我看到此处，都不禁为作者用语的精度和力度而赞叹。“猛恶”，当然难免有猛兽和强人出没，但同时也使人揣想那时平川地带尚能有如此茂密的树林，岂能不心向往之？

即使在我的出生地，那里虽不属于林区，但我记得童年时村西南有一高阜，传说是一个古时人物的墓葬地。高阜上有一片白杨树林，深秋时节，霜风起处，树叶纷纷飘落，我和儿时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奔往那里，每人手持一根铁棍，就地穿树叶，直到整条铁棍尽都穿满才蹦蹦跳跳地回家。而在村东南，李家大户的莹盘上，有一小片枫树林，秋季农忙过后，我和姐姐一起到那莹盘上以铁耙搂草，同时也尽情欣赏那红得透心的枫叶，成为我们本乡本土上难得一赏的景观。

随着岁月的流逝，土阜、莹盘渐被荡平，那几片杨树和枫树

林也早已不复存在。近几年来我从故乡路过，见原是杨树林的那个地方，如今是一家乡镇企业的“娱乐城”；原是枫树林的所在，则是一座矗天而起的商厦和股票交易所。我在为故土本为僻乡一变而为现代城镇繁茂昌盛而自豪的同时，也不由地生出几分怅然：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为那四季常在的绿色生命的消失深表遗憾。

生命，鲜活的生命，与人俱在的友善伙伴啊！

还好，十年前，我独自在一座距渤海不远的滨河城市工作时，分到了六楼的单元房，那楼的对面就是一片杂木树林。晴天里百鸟声声，雨天里万珠竞跳，吸口气也觉比鳞次栉比的闹市要清新得多。我每每为自己的居处而感到幸运。虽说住的楼房规格并不是很高的，但我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小环境：临窗便与绿叶为伍，与翠鸟对话，与晨露和雨珠相映成趣。我这里也许过于清静，但精神上很富有。一位家居闹市中心，寸土千金之地的朋友开玩笑要与我换房，我以真笑谢绝之。

几年后，我终于调回北京，结束了多年夫妻分居的生活。不久前我回“故居”探望，发现我原来居住的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面的那片树林不见了，代之的是一色混凝土结构的商品楼；天空往来鸣叫着的翠鸟也消失了，只有偶然可见的一两只家养鸽子栖落在楼角，眨巴着小眼睛，观察着周围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底楼是新开张的专卖高档食品的“超市”，挤走了原先服务于居民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杂货店……

也许是我的过敏，我觉得这里空气的味道也较前几年有了一些变化。哦，《窗外那片树林》——前些年我曾满怀自豪地写过

这样一篇散文。我写道：“林子的所有权不属于我，但我有权享受一份新鲜的空气。”而现在，散文里描述的那种感觉已成为过去，但愿不是永远的过去。

这之后我因公去了长江沿岸的一座大城市，晨起凭窗眺望，只见那扇面般的高层宿舍楼和“写字楼”拄地摩云，本是白色的混凝土楼面全染成灰色，与这座多雾的城市真正融成了一体。俯视居民和行人恍似在井中，而在这井侧，几乎看不到一棵树。

这时我方才恍悟到：我原来居住那个小区的变化比起这里，只不过是小儿见大巫而已。

不过我也很理解：现代化发展之速，亟需要空间。不能否认：人口与空气，混凝土与绿色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矛盾，合理地解决这个矛盾，使各方面都相谐调，肯定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同时也要有一定时间。

此行的归途上，我在列车卧铺似睡非睡中，不知怎么缅怀起十年前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洁雨和长白山林区的松香来了。那景象那气味，都似重新看到了闻到了……哦，我心目中的树林！最近，我有幸去了黔南荔波县小七孔风景区，那里的云，那里的树，那里的水，我认为都是至洁、至纯、至美的。在短暂的时日里，我生活在一个无尘污无浊气的清新小世界，心情之愉悦简直使我回到了童年。当地文友打趣说：“你就留在这里如何？”我笑答：“虽恋此，更恋我的工作。”

的确，此地自然环境虽好，但人们总不能都拥到这里。人们包括我自己只有端正环保观点，以出色的工作改善自然环境，不能一味逃避。不是吗？

列车——流动的生命

也许是经常外出乘火车对一些主干线路已熟稔之故，也许是自幼喜爱地理对所经城市虽未尽去而知其详，也或许是人的大脑中某种主观感应的神经所示，我每每于夜间乘车早晨方醒来，或是列车停顿而被震醒，便立时料定车已至某站：沧州……德州……济南……徐州……蚌埠……或是邢台……邯郸……安阳……新乡等等。这时，我往往本能地扒开窗帘，巡视站台上的站牌，十有八九能印证那感应是无误的。

我在产生某种神秘莫测的意识流的同时，在似醒又未全醒的状态中，耳畔响起车站广播员带着本地口音的普通话：“389 进二道，进二道……”“110 就要从本站开车，停止检票！”……窗外的灯光呈现出迷离的神采，在灯光照射不到的角落，有站检员敲打车底部件的锤声，但依然没有惊醒绝大多数旅客的甜梦。

生活，人生。我总觉得，可能就在这样的時候，才最能体现出生活内容的丰富性，最能反映出人生的本质真实。有人在随飞

速的列车前进，有人在子夜时分仍在不合眼地忙碌着。有的前进中却处于休息状态；有的则坐在电脑显示屏前，让大脑在高度集中的状态下运转着。夜，寂静的夜幕下也有交杂的喧腾；在一片漆黑的空间里也有五颜六色的灯光小世界。总之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有人在甜睡，有人则醒着；酣睡着的也将各种各样的梦，欣欣然的和凄切切的梦撒在轨道的夹缝里……

列车穿行在阳平关一带的隧洞里，秦岭以至更南些的大巴山已不再似三国时和李白高吟《蜀道难》时那么无人敢于触动，列车进入它们的腹心部位，隆隆的震荡声犹如它们巨大心脏的律动。我这时被完全震醒了，比列车在平原地带行进时头脑更为清醒。我微睁双目，灯光偶或闪过，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昏暗的封闭中；车轮的回声比在敞阔的空间更具撼动性，还有一种异常的味道时不时地扑入鼻息。我在襄樊至安康间的夜行车中也有同样的感觉。更不必说是在成昆线上饱尝的滋味了。我在这声调单一的夜行旅程中，思路无不集中到一点：当日筑路不易，列车行进不易，人生跋涉不易。但另一方面，也升起一种至纯的神圣感：大自然神圣；人工夺路者神圣，自强奋进者神圣。窗外大江隐见漩涡，在子夜中变换着不同的光色。大桥高跨江上，我恍觉身下有几只大手擎着，有悬空感，却并不使人惶悚，车头柔和地弯曲着，又钻进前面的另一个隧洞。随后，我也顺从地进入。幻觉中似乎站了起来，多少有点神秘地探索一座迷宫。可这时那车头又必是出脱了隧洞，蓦地发出一长声嘶鸣。我知道列车在深夜一般是不鸣笛的，突起